

史地小叢書

西歐近古史要

羅倍爾孫著
莫善誠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羅倍爾孫著
莫善誠譯

史地
小叢書
西歐近古史要

商務印書館發行

譯者序

此書原本，於一九二九年出版，爲北明翰大學副校長羅倍爾孫最近之作。其所敘述，雖以西歐爲主，且祇以法國革命以前之三百四十年爲限；然其目光與筆力，實下注於現代世界之情狀，乃至於陶息將屆之未來世。其言簡，其事賅，大綱舉而細目自張，得其癥結所在，批郢導窾，可以爲學者之助。故有取焉。嘗謂近世史之初期，西歐有識之士，對於精神界與自然界之觀念，同時丕變；故能多所發見，多所發明，多所改革，以奠立現代歐洲宗教上政治上學術上邁進不已之基礎。其時代性之重要，誠可謂前無倫而後無比。民族主義者，近代世界政局之所由形成。因其民族之膨脹，而有向外發展之事；又因其民族性之恢張而褊狹，而有相互攻歿之事。在當時之西歐，一切宗教勢力，道德勢力，文化勢力，均未能溝通其所謂民族主義者而融冶之。讀此書者，當恍然於當日西歐之人情風尚，大抵挾褊見，勤遠略，務進取，重權利；政術如是，學說如是，人心如是；因以釀成一七八九年以後之世界大革命與國際問題。然而其君不悟焉，其民仍不悟焉，其學者亦終不悟焉。嗚呼！現代世界之政局，其急功近利者無

論已；卽所揭櫟以爲革新社會政治之術者，亦仍是重物質而輕理性，沈酣功利之途，均之不能大澈大悟也。是以學說萬殊，政術互異，而終於莫定一是。微夫聰明睿智之士，覷破癥結，毅然指揭現代人生觀之不當，而別建二十世紀以後之新人生觀以代之；以公溥仁慈爲心，以除舊布新爲道，以執中序進爲術，以和平爲祈禱，以大同爲指歸，以矜功競名罔利爭權爲大戒；以遠於政權之身，覃思至理，躬行實踐，苦口唱導，昭示世界全民以起其信仰，相率歸於人道；則無以定舉世旁皇之心志，更無以挽朝夕變異之潮流。能如是矣，則不乞靈於政術，而世界政治，自卽於清明；不假力於外交，而國際問題，自見其消失。凡現代政治外交軍事科學企業諸家所籌思運用一切巧取豪斂滅國破家殺人之術，與其工具，舉將退置無用；卽此書所謂新人生哲學者，亦將以現代人生觀之變易而敝屣棄之，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斯爲邇治之真軌，人類共存共榮，一線生機，必由於此。世有讀羅氏此作，而疾首蹙頰，一變其世界眼光者乎？予雖病矣，猶願爲嚶鳴之求也。

西歐近古史要目次

緒論	一
第一章 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一四五三年至一五五八年）	一九
第一節 引敍（一四五三年至一四九四年）	一九
第二節 宗教改革與沙爾第五時代（一四九四年至一五五九年）	三〇
第二章 北部與東部歐羅巴（一五〇〇年至一六一三年）	四四
第三章 反宗教改革（一五五九年至一六一〇年）	五四
第四章 三十年戰爭與黎塞留（一六一〇年至一六六〇年）	六七
第五章 路易十四時代（一六六〇年至一七一五年）	七八
第六章 大腓特烈時代（一七一五年至一七八九年）	九一

西歐近古史要

緒論

此簡短一帙者，蓋有兩種用意：其一，則就歐羅巴（Europe）歷史，起自君士但丁堡（Constantinople）之陷落（一四五三年），迄於法蘭西（France）革命之爆發（一七八九年），提綱挈領，以貢獻於讀者。其次，則於適當之限度內，就一整個時期，或由於此中選出之題目，爲更較細密之紀述，以立精研史學之基礎也。讀者將懷疑於此三百四十年間紛紜錯雜的歷史之開展之觀察，竟如此其簡短，於讀者能否真有所助。其能解答此疑問而恰當者，莫若取譬於指導游程之紀錄。在旅客於其設想中之邦土，本屬茫然，而希望由此紀錄，獲得相當之知識，資以前進。凡良好之遊程指南，其指示旅客者，當充分注意於二點：一則當使旅客一覽周知，再則當使彼所得知者，恰爲最關重要之事，而又確實無訛也。研究歷史者，亦

如行於過去時代中之旅客，渴望探險於所未知之國境。——此旅客方問路於書上之鄉導，務求觀察有得，而不失旅行之利益。歷史的鄉導，亦常能給此更重要之勞役。近世探究過去事狀者，於其所值之現代及其最接近之將來，顯有深長之興味。故必要求其鄉導爲過去形勢之確切報告與指導，以說明現代之如何突破紛雜之勢力而生長，以成目前之情狀。現代一切情狀，確已深深埋根於過去時期之內。使吾人欲知識其所值之時代，必先認定此時代爲由前世紀傳襲而來。吾人若非藉其鄉導之助，以此鄉導之眼光與吾人自己之眼光，經遊於過去時代之中，而認識其廣大之舞臺，決勝之勢力，與其成敗之迹；十五世紀之歐洲，卽由此等過去之事蹟，逐漸開展，以入於爲法國革命及拿破崙（Napoleon）時代所打破而再造之歐洲。則於其所處二十世紀之世界，定必終於茫然。於如此初步之觀察中，事實上常有多食不化之危險；恰如過森林者，轉因森林之茂密而不辨樹木。爲此簡短遊程指南之鄉導，大懼其書中紀事過多，較之紀載過少爲尤可慮。彼爲清晰起見，將絕不躊躇於舍棄其嚴密的編年紀錄方法。倘彼所欲導之以達於行程終點之諸旅客，於其所研究之整個時期，有一

汎常清晰之見解，而得悉此中之大體結構，將能由此以爲更加細密之整理，一如此諸旅客之所欲，則此鄉導者之目的，卽爲已達。

冥行於過去時代而無世界圖籍者，其陷於迷罔，適如行於不知之鄉土而無街道之圖也。讀此冊者，將深感不能含棄圖籍以研究歷史。最單純之地圖，能於至短時間，詳告讀者，勝於篇幅繁重之書籍。學史而不以地圖者，不但深感苦痛，且將由厭倦而盡絕其經行於所未知之國境之希望。今如以一九二八年之歐洲地圖，與一四五〇年之歐洲地圖，陳列一處，可立得三種明顯之結論。其一，今日歐洲諸國之種類，有君主國與自由國之分，其疆域之大小不等，其經界則各以嚴密之國際文書，宣布而限制之。一四五〇年之地圖，預示一九二八年之歐洲起原的概略。其最重要之差異點，將於次章特論之；但如學者將搜索統一之日耳曼（Germany）統一之意大利（Italy），俄羅斯帝國及蘇維埃俄羅斯（the Russia of the Soviet）或近世巴爾幹諸國（Balkans），於一四五〇年之中，則爲徒勞之事。凡此諸國，在當時顯尙未曾設立也。其二，此圖亦大概預示如吾人今日所知之同種族的各部落，已日漸

固結。第五世紀羅馬 (Rome) 帝國之分裂，實包含一長時期的民族遷徙與侵略。此種侵略之行動，尤以在西歐及中歐，如維斯杜拉河 (Vistula) 多腦河 (Danube) 口，及喀爾巴阡山脈 (Carpathian Mts.) 之西，爲甚。直至一四五〇年方止。種族之團結，大概爲現今已成熟而確立的政治與國家結構之基礎；如此之結構，顯即種族移殖與種族思想之結果。換言之，在一四五〇年時，已有形成近世國家制度之種種趨向，而歐羅巴三世紀中之進化問題，亦即由此種種趨向推演而來。凡同種族之部落所得之文明程度愈高者，其種族之表示野心於政治結構之建築亦愈速；此爲顯見之事。而在又一方面，歐羅巴在一四五〇年時，已準備由各部落而長成爲鞏固之國家；而將來執者將由同種族之固結，逐步進化，以成一民族團體，亦將於以決定。其三，由一九二八年與一四五〇年地圖之比較，顯見全歐在同於其固有之政治的疆界中，有大小不等之無數區域，其政治與種族之殊異，正在繼續的劇烈戰爭之中。東方之情形，尤爲特別，蓋其地種族部落，移殖或擴張，尙未穩定也。如來因 (Rhine)，奧得 (Oder)，維斯杜拉，多腦，諸河之流域，近世歐洲俄羅斯之廣漠區域，及巴爾幹半島，皆

其顯例。此等地方，將爲最顯著之種族的、文化的、政治的、主義之戰場，直至戰區中之決定孰爲交戰種族獨占優勝時爲止。在未承受此決定以前，其固有之政治的結構，將停止於其進步之中，或爲猛烈之變更所推翻。非至組織社會之衆男女，在一同意的界線上，直接或間接，認識何者爲法蘭西，日耳曼，匈牙利（Hungary），波蘭（Poland）或俄羅斯（實言之，蓋卽彼始終自稱爲法蘭西人，日耳曼人，匈牙利人，波蘭人，或俄羅斯人者，自覺其不同於他族者所佔據之國境。）時，則近世法蘭西，日耳曼，匈牙利，波蘭，或俄羅斯，在事實乃不能創立。歐羅巴在一四五〇年時，自烏拉爾（Urals）山以至大西洋（Atlantic）之間，大小參錯之葡萄牙密如繁星，而爭此所有權者，則有許多種族，互相敵對。自一四五〇年以來之歐羅巴歷史，始爲大小戰役所包圍。其理由亦至明顯，蓋凡從事於戰爭者，不外下述兩種動機之一，或兼有之，一則爲保衛其所設想以爲自己之權利者而戰，再則爲避免其所視爲外國人或次等國者之壓迫而戰也。凡據有一區域而頓感其有價值者，必因其能保障其他附連區域之安全，而又因其自然的或人爲的有供給食物或製品以交易其他食品或製品之價值也。來

因河與多腦河之流域，卽其顯著之例。此經行於饒富之大陸而導入重要海口之兩大河流，屬於何種族何國家邪？大河兩岸之據有，足以保障廣大區域之任何一方，（東方或西方，南方或北方）且與所有者以生殖食物發達貿易無限之機會。在如此之諸區域中，其人種（或民族）政治經濟之勢力，適合於製造戰鬪之原因與目的；而勢力爲保證決勝最有效之武器，亦已爲世所公認。種族殊異之標識愈深刻者，種族觀念（民族主義）之變成戰鬪原因與目的愈多，其戰爭亦愈烈。其成功之所得，可以壓足具有驅使人類力量之兩種情感，卽權力之欲望，與財富之欲望也。富足而有權力者，得使人類個體生活更較滿足之趨向，無限擴張。而貧弱之種族，則未有大學院大教堂大醫院大圖書館之設置，亦未有詩歌之名著，珍貴之畫圖，或立法司法之法律機關，以期確保個人之安寧。文明者，常需要國境以內之安寧與秩序，豐富之出品，充裕之糧食，尤其是閑暇之士族，能消磨其時日於夢寐思索之中，以產生精神的而非物質的物品。法律家，哲學家，美術家，工藝家，詩家，雕刻家，建築家，神學家，——此皆爲藝術之導師，人類之才能，由此表見，人亦由此以達到精神的極巔。——僅能生長繁榮

於羣衆需求諸種知識，而適爲各藝術導師所能供給之時，而當其已產生時，亦使羣衆賞心於此，寢成一時之風尚。以莎士比亞（*Shakespeare*）時代之英吉利（*England*），比「薔薇戰爭」中之英吉利，以一六五〇年光榮歌絕之佛羅稜薩（*Florence*），比文藝復興歡呼聲中之佛羅稜薩，可考知歷史中許多勢力之創造及其顛覆或毀滅也。

尙有三大要點，茲須於引論之中，附帶及之。其一，中古歐羅巴之基督教，混和於其文化之中，其教係自兩個反向之精神界的都會，互放光明，一則爲聲明效忠於羅馬教皇之拉丁（*Latin*）教會，而又一則爲以君士但丁堡（即過去之東帝國都城）之總主教爲首領之希臘（*Greece*）教會也。拉丁教會之範圍，爲歐羅巴之西部北部及中部，（包括波蘭匈牙利）經統一的中古教會，由拉丁普通語之普遍使用而結合；拉丁語者，其宗教儀注所藉以傳導，而又爲國際間之鏈鎖，其力勝於種族政治之疆界與差別也。希臘教會通用希臘語，統治巴爾幹半島，亞及俄屬莫斯科維（*Muscovy*）（俄羅斯之土著）之諸國與其王族。基督教兩大支派之差別，不僅信條一端，其屬於文化，種族，政治者尤大。中古教皇之教會，不啻建

立於拉丁的基礎之上，以其爲拉丁羅馬帝國之精神的與智慧的嗣續也。其教徒之思想，感覺，言談，祈禱，悉根據於拉丁思想。拉丁語言之名辭與範疇；蓋拉丁的語言思想，由帝制下之羅馬之經典時代演進而來。至希臘教會，則建立於希臘的言語思想及人生觀之上；而希臘的言語思想與人生觀，則在以君士但丁堡爲都城之東帝國（拜占庭 Byzantine 帝國）之下所發展。在結合於其基本的教義及聖禮內之整個基督教之下，自然否認有兩種儀式，兩種文明，兩種語言，兩種人生觀。而統一兩教會之最後嘗試，卒破裂於一四三九年佛羅梭薩之會議；此企圖統一成功之失敗，正卽東教會所遭際君士但丁堡陷落之不幸結局之前。

其二，當拉丁文在歐洲猶爲一般受教育者普通的傳達工具，其尊貴與效用，漸爲各地方言之產生所削奪；良以種族之團結與自覺，常以其本地方言爲一種巧妙有力之方法，藉以表明種族（別於國際而言）之觀念與野心，而與國際關係對立者也。凡一種族方言之演進，在歷史的發展中，實具有決定與分析之力量。方言者，爲人生日用之語，不煩細心學習之勞，而能獲得之，使用之，與純爲職業的與學術的目的而學得語言，適爲相反；而方言又使

後者漸轉而爲職業的目的之用。其爲一種族之智識的疆界，較之純粹政治的疆界，更多效力。方言互異之部落，固不煩其他標記，即在同一國境之內，而用各異之方言者，亦可由此識別之。方言之用，能使使用者用其語言之名辭，以爲思想，無煩遙譯其思想於學習所得之語言中。復次，則凡一種族之自覺心增多者，將不但談論、書寫、謳歌，於其方言之中，即當其祈禱時，亦往往用此。英、法、德、意、西班牙（Spain）諸國語言之進化，在整個歐羅巴（名義上由拉丁語及通常效忠於統一的基督教會而聯合者）政治進展中，已成爲一種強性的離散勢力。產塞爾（Chaucer）之英文著作，微隆（Villon）之法文著作，丹第之（Dante）意文著作，廷達爾（Tyndale）之以英文譯新約，路得（Luther）之以德文譯聖經，皆爲政治上重大之事；與彼等文學上或智識上之價值，截然兩事。主張民族主義者，以爲英吉利者，宜爲操英語之人所設治，法蘭西者，宜爲操法語之人所設治，有時亦覺可能；良以同種族之部落，有一種單獨之語言，爲彼等所自造，而非外力所使然者，常能變爲政治的聯合之鏈鎖，亦能形成一政治的領域；失之者亦即無異亡國。方言之發生滋長，造成民族思想爲一種不盡的、政治的、

與原動的勢力。一四五〇年之後，吾人方將轉入於另一時期；其時爭先競進之民族思想，必須視爲製造近代（別於中古而言）世界構成勢力之一。今日之民族思想，事實上蓋起源於中古時期之末葉也。

其三，歐羅巴本第占地球之一部分，而一四五〇年之歐羅巴，則昧於地球之狀；吾人推想其茫昧之故，以求知其所將遭際者如何，及其何以有如此革命之結果。赫勒斐德（Helford）禮拜堂之著名中古地圖，明示大西洋與兩美洲（America），太平洋（Pacific）與澳大利亞洲（Australia）及阿非利加洲（Africa）之地，除在地中海（Mediterranean Sea）沿岸者外，均非中古歐羅巴之所知；即謂亞細亞洲（Asia），印度（India）洋之地，大致同於歐洲之形狀者，亦錯誤而屬於幻想也。然就往後一百五十年觀之，彼時哥倫布（Columbus）發見美洲，筏斯哥達伽馬（Vasco da Gama），亦繼地亞士（Diaz）之後，繞行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以達印度，更有可紀念者，則航海家麥哲倫（Magellan）（無寧說是麥哲倫之船）與德賴克（Drake），又曾橫跨大西洋，與廣大之太平洋，及印度洋，而環

遊地球一周也。前乎此時代，與後乎此時代者，未有能擴大其宇宙之觀念於如此革命之狀態，於如此短促之時期中，如十六世紀之人之所爲者。使吾人更附益以三大之發明，如培根（Bacon）之所言者——火藥之發明，指南針之發明，與活版術之製造，三者之使用，自君士但丁堡之陷落至依利薩伯（Elizabeth）繼承英吉利王位之一世紀間工作完成，而且推行盡利——吾人可謂此世紀翹然爲智力革命之世紀。除耶穌（Jesus）成仁後之一百年外，其他世紀所經變化之影響於人類，更無有此世紀之重要者。

基本的智識革命，於思想，及行爲中表現三種各異之運動，最後乃併合而趨於人類的努力之一大坦塗；於此吾人宜錫以嘉名，爲大發現時代，文藝復興時代，與耶教改革時代。此三者並時聯合，乃以鑿成中古與近代世界間之鴻溝。且如吾人欲隨時顯別近世與中古之智力間，或近世與中古之國家及國家制度間（即生活於所組織之社會內之衆男女，在中古的組織下或近世的組織下者之間），之主要的差異點，吾人可由所述之發見，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三種運動，而計算其基本的差異點。人之生於一四五〇年與一六〇〇年之間者，

較之生於一六〇〇年與一九二八年之間者，其思想感覺之異，彷彿有一深廣之海灣，界於其間；此非誇說也。之三時代者，今將簡要列舉而分辨之。

(1) 大發現時代——葡萄牙 (Portugal) 人於航海家亨利 (Henry) 親王領導之下，爲此時代之前驅。於一四八四年達非洲西部之象牙黃金海岸與剛果河 (Congo) 之口。地亞士於一四八六年繞行好望角。達伽馬於一四九八年橫渡印度洋而達科利庫特 (Calicut)。加伯拉爾 (Cabral) 於一五〇〇年抵科商 (Cochin)。阿布奎基 (Albuquerque) 於一五一五年奪取麻刺甲 (Malacca)，探險於紅海 (Red Sea)，并奪取波斯 (Persia) 灣進口處之和爾木斯 (Hormuz)。於西，則哥倫布於一四九二年至一四九四年間，發見巴哈馬 (Bahamas)、海地 (Haiti) 與古巴 (Cuba)。加伯拉爾與品吞 (Pinzón) 於一四九九年達巴西 (Brazil) 海岸。『新世界』之存在，於以證實；名之以阿美利加者，蓋取自探險者阿美利哥味斯浦奇 (Americo Vespucci) 之名也。段索利斯 (De Solis) 於一五一五年抵金沙河 (Platte River)，其前二年，嫩耶司達拔爾波亞 (Nunez da Balboa) 橫跨巴拿